



疏而不漏

◎冯周鼎

江海
风情

那年无梅雨

◎黄正平

2005年夏,并无惯见的梅子雨。

媒体在一个劲地说是“枯梅”“空梅”“迟梅”“短梅”,创造了好多新词。这是一个太过特殊的初夏。

长江下游流域难得的6月,长了这么大,还从没遇见过呢。

四季分明,曾是南通气候的特点。

6、7月份属黄梅季,也是江城南通的一大特色。往年6月,盛夏之前,南通会有一个月的黄梅季,又闷又热,时不时下雨,又潮又湿,连家具也会上霉斑。

因为时值那好看且好吃的梅子熟透,于是取其名曰“黄梅”。

在多少个黄梅季里,我写下过不少随笔样的文字,来记叙天气和表述心情。而2005年则不然,北方超常温。6月22日,中央电视台预报连石家庄也预报要达到41℃。而南方洪水泛滥,广西、广东竟然连日暴雨,终于成灾,电视画面惨不忍睹。唯有南通,气温在32℃左右,只是干旱,好在有人工降雨,历史上规模最巨的一次,就在这一夏。

上海先报已进入黄梅,接着省城南京,而到南通的气象预报专家宣布6月26日进入黄梅时,当天连一滴雨也没有下,奇怪奇怪。一直到27日午后方下了一时阵雨。而29日南京就宣布四天的黄梅季已告结束。

那年6月,我走到锦州、沈阳、大连,去了北京、南京。打电话给在新加坡读书的儿子,聊家常,他也感觉国内天气怎么了?狂热和大水都属天祸,南通等长江下游流域要是没有了黄梅雨,我想倒也不错。

没有黄梅雨的季节,怀念过去每年不请自到、自然而然的暴雨。

那种闷闷的湿热,那种热天里的雨滴,是一种清晰而曼妙的记忆,也是一种一如既往的生活。恰如一个亲密的朋友,常有机会能见面、叙聊,甚至有时还不够去珍惜,而一旦时空阻隔,多日未见,或是情势变故,又会情不自禁地思念起来。

于是,火热的6月,没有梅雨的时节,成了一个回忆往昔、念叨曾经的日子。因为已经寻找不到湿润的、温热的感觉。

哎呀,今年,又会是一个怎样的黄梅天呢?

文学是一个逐渐通俗化的过程

◎李新勇

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,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,始终扮演着记录历史、传承文化、启迪心灵的角色。纵观文学的整个发展过程,文学的形式和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更迭和演变,在这过程中,一个显著的趋势,是文学在逐渐复杂化的同时,也在逐渐通俗化。这一变化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字词以及作品的样式、题材、语言和表达方式的逐渐丰富和浅近上,更深刻地表现在作者感情的传达、读者群体审美需求的变化和文学与社会互动的关系改变上。

早在文字诞生之初,人们就尝试用各种材料来记录和传播知识。在甲骨文出现之前,到底使用什么书写工具不得而知。现今存在的岩画更大程度是画,而不是文。甲骨作为一种早期书写载体,虽然坚固但笨重,难以普及。甲骨文大部分是王室的占卜记录,包括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内容,也包括历法和医药等方面的知识。不知道是不是龟甲和兽骨相当珍贵的缘故,迄今没有发现镌刻在甲骨上的文学作品。

随着技术的进步,竹简逐渐取代甲骨,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。竹简轻便易得,大大提高了书写的效率,使得文学作品能够被记载并获得传播。简书分为大简和小简,大简一支竹简写三十多个汉字,小简一支写二十来个汉字,为防止韦断而简散,古人在一支简上书写相对完整的内容,一支简就叫一章。至于一卷简书有多少支竹简,是没有定规的,有时候一文一卷,有时候一文数卷。司马迁当年写出五十多万字的《史记》,花了两万多支竹简,用两辆牛车,才能将这书搬进皇宫。每一卷的序号还真是一点不能错,错了就得花大量的时间来重新整理。

直到纸张的发明,才真正实现了书写载体的飞跃。在东汉蔡伦造纸之前几百年,中国已经有了纸的原型,蔡伦只是把它完整化、规范化。纸张不仅轻便、易得,而且便于携带和保存,极大地促进了文学作品的传播和普及。

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首歌,后人为之取名《涂山氏妾歌》,传说大禹巡行到南方的涂山时,与涂山王的女儿相恋,大禹继续巡行四方,涂山王之女整日思念大禹,等待大禹归来。歌词只有四字:候人兮猗。如果这个传说与歌同时诞生,那么这歌词迄今已有四千一百多年。短短四个字,道尽相思之苦。由于文字少,最初只能靠口口相传,竹简出现后才刻入竹简。同样,

在使用竹简的时期,所有文字都能简省就简省,在《诗经》里,“静女其姝,俟我于城隅”写男女幽会;“琴瑟在御,莫不静好”写男女对美好爱情的向往。到了唐宋时期,不仅长安和洛阳的纸贵,遍天下的纸张都贵,可再贵,纸张的数量毕竟多了起来,且在有限的纸张上能够书写更多的内容,因此,白居易能用八百四十字的《长恨歌》讲述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悲剧;柳永用一辈子出落于滚滚红尘的爱情诗,无意间为诗词的平民化和大众化作出了积极探索。到了元明清,纸张更加易得,便出现了文字越来越多、情节越来越复杂、形式越来越平民化及大众化的唱曲、杂剧和小说。一部《红楼梦》不含标点约七十三万字,要是用竹简来写,抄都得抄死几个人。

从短短数语的诗,到形式更加灵活的词,到张口就能吟唱的曲,再到杂剧和小说,随着书写载体的变迁,文学样式越来越“亲民”,书写者也逐渐从少数精英向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拓展。在古代,由于书写材料和工具的限制,文学往往只掌握在少数贵族、朝廷命官、士人手中。他们通过诗词歌赋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,形成了独特的精英文学。书写载体的普及和教育的普及,使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开始参与到文学创作中来,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和视角来记录生活、表达情感,构成了更为丰富多彩的文学。

文学通俗化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,就是受众面的扩大。在精英文学盛行的年代,文学作品往往只面向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读书人。这些作品语言深奥、意境高远,一般人很难理解。随着文学通俗化的发展,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开始面向广大老百姓。这些作品语言通俗易懂,故事情节引人入胜,较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和喜爱。这一变化,在推动文学普及和传承的同时,也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。

优秀民歌的进入殿堂,也是文学通俗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。这些歌曲往往表达了人们的情感和愿望,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域特色。我国的采诗官制度始于周代,这些采诗官低调而神秘,从来没有留下姓名,他们手摇木铎,行走在旷野田园,穿行于山林草莽之间。他们所收集民间小调,大部分都进入了《诗经》。《诗经》中的“风”一共十五组一百六十首,除了极少数由贵族创作,大多出自民间歌手。这些民歌不仅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多样性,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的灵感和素材。

灯下
漫笔